

成德法師：諸位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我們一起學習《論語》中孝親尊師的啟示，因為我們先從尊師重道談起。我們都聽過「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」，而治天下一定是從內聖，從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下功夫的；外王，叫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內聖是明明德，外王是親民。明明德是自愛，是自覺；親民是愛人，是覺他；止於至善是自覺覺他圓滿，自愛愛人圓滿。我們最近跟大家常常提到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我們的思惟都要習慣從根本去思惟事情。

自己在二〇〇三年曾經到一個企業，都是高管，跟他們談管理，首先成德就請教他們，今天我們來談管理，大家想到的首先是管誰？他們連想都沒有想，當然是管員工。我們所認知的、所思惟的都是在根本上還是在枝末上？一個不尊師重道的人能夠治天下嗎？那不可能的。我們要利益眾生、弘揚正法，一定是要先利益自己、成就自己，恢復自己的明德下功夫。地藏菩薩就表這個法，開發心地的寶藏。我們一開始提到尊師重道的重要性，「嚴師為難。師嚴然後道尊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」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

我們進一步探討，我們尊師重道具體表現在哪裡？表現在我們怎麼當一個好學生的態度、行為上，尊師重道不能是掛在嘴上的。比方我聽過同修講，我很相信釋迦牟尼佛，可是我不相信自己。他講的時候也是很真切，我相信釋迦牟尼佛，可是我不相信自己。成德就跟他交流，我說你這話的邏輯有點怪，你說你相信釋迦牟尼佛，那你應該相信他說的話。他老人家講的第一句話是「一切眾生皆

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那你怎麼說你不相信自己？我們都活在自己的邏輯裡面，我很相信釋迦牟尼佛，都是比較偏重情感，激動，而沒有真正勘驗自己。真正相信，那應該對他的話不懷疑，應該依照他的教誨去思惟、去做。而且修學的路上不能輕易相信自己的意思，因為我們還沒有證阿羅漢，要隨順聖賢佛菩薩善知識的教誨，不能隨順自己煩惱習氣。

可能我們一聽得聽老師的話，會不會有點不是很服氣的心態冒起來？縱使有冒也不敢表現出來。大家有什麼話想說、有什麼心情想表達，大家都不用壓住。大家要相信道是可以切磋的，是可以愈講愈明白的，不需要有太多的罣礙。子路跟孔子在學習的時候，他直心是道場，他心裡想什麼他也會講出來，老師知道他心理的狀況也才好護念他。而真正好的老師也不會說，你們得聽我的。

孔子給我們表法，他是述而不作，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，這些都是我們要會觀察的。我們看師長老人家講經的時候，有沒有說我覺得怎樣怎樣、我覺得怎樣怎樣？我們很容易聽到自己在跟別人談話的時候，我覺得怎樣怎樣。老人家講一段話結尾，所以《華嚴經》告訴我們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，他講一段話最後都歸到經典，這我們要觀察。

孔子在《孝經》裡就給我們表演，大家有看出來沒有？每一段。第一段，「先王有至德要道」，最後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」，回到《詩經》。「天子章第二」，「愛親者，不敢惡於人」，最後，「《甫刑》云：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」大家有沒有看到孔老夫子在表演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？「諸侯章第三」，「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」，最後是「《詩》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

我們要觀察到老師才能效法他，沒有觀察到，那要學什麼？觀

察老師怎麼做人、怎麼做事，而且不能觀察錯。觀察錯了，起了疑心，慢慢信任就會影響，甚至還受別人的一些說法。人這個疑心，我們說五毒煩惱，會在哪裡起作用？遇緣分就會起作用。會懷疑父母的人，會不會遇到老師都不懷疑？大家覺得會不會這樣？同一個心，它會在一切因緣當中起作用。你說，不會的，我對老師超級信任。我們也見過，依止這個老師，對他死心塌地，最後看到老師有一些問題恨得牙癢癢的，甚至於燒他的書，我都見過。崇拜得不得了，一直買他的書、看他的書，最後這個老師有外遇，受不了了，把他的書在廣場上燒。大家要冷靜，我們跟著一個老師要幹嘛的？要求道的。怎麼可以氣成這樣，那不是火燒功德林嗎？得問問自己，你這時候為什麼喜歡聽、為什麼喜歡看。

再來，菩提道上，《西遊記》給我們啟示，九九八十一關，在哪一關都可能倒下來。比方說，我們在罵這個人，人家說不定是在七十九關倒的，他前面七十八關還是值得學習的，再來，他倒的那一關也在教我們。總要用正向去面對事情，都是我們的學處。

孔子說人容易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，這種愛憎的心很強，會表現在五倫關係上，也可能表現在師生關係上。跟老師學要用理智，不能用感情。老師他自己學習的態度我們也要會觀察，跟經典相不相應，依法不依人。師長老人家說，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個字，知道答案的同學就不說了。比方你第一次聽成德這麼問，你有想到師長講的哪一句嗎？大家注意，師長用了什麼詞？「最佩服」，這句話重不重要？聽幾次會記住？應該一次，應該聽完這句話在旁邊畫三條線。我們以前考試的時候畫三條線，畫愈多條的愈重要。

我們很容易選擇性的學習，聽這一段我喜歡聽，把它記起來；聽這一段不是很舒服，不記了。照理老人家用這個詞語應該是我們

一次就記住了，為什麼我們一次記不住？這都是我們要自己觀察自己的。師父領進門，修行要靠個人。「對飲食，勿揀擇」，對師長的教誨也不能自己挑著學。大家想一想，師長的教誨我們挑著學，到底是跟誰學？跟自己的意思在學。首先第一個，師長的東西是我們挑出來的，挑是用自己的分別執著在挑，挑完以後自己學的時候，還會不會用這些分別執著去學？那就有可能愈學愈分別、愈學愈執著。我們跟老師學要不斷看自己的心態，要看清楚。

孔子、師長都給我們表演一個學習的態度，對老師百分之百的信心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師長有提到他三個老師都有人毀謗，他說到我了解我的老師，任何人不能影響他。其實我們現在很容易受影響，疑心很容易起來。師長教學幾十年，曾經感嘆，我沒有學生。諸位同學，你們有沒有聽過老和尚說「我沒有學生」？可能這句你們比較沒聽到。成德當時候初學佛的時候，不止一次聽師長這麼講，當然今天大家也聽到了。成德聽到的時候是二十多年前，二十多年前學生都不好找。

諸位同學，現在二十多年之後，學生好不好找？更好找還是更難找？不一定，萬法因緣生。假如他是從胎教開始學的，那就很不一樣的因緣。假如都是成年了，或者是七八歲以上，我們說「三歲看大，六歲看老」，我們在學的過程，要對已經形成的這些習氣下很大的功夫。所以從因緣上，諸位同學都是比成德的緣分還要好，你們接觸得早，就要好好珍惜。

我們昨天一起學習「十年因緣」，師長講這一段，我對三個老師了解，他百分之百信任老師。我們看到「先進第十一」第四句，「回也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」。顏回對老師百分之百信心，老師講的他一聽沒有任何懷疑，完全領會，喜悅於心，不再發問。

我們剛剛念的格言，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不愚」。我們從這一個經句，孔子對顏回宣講經教，講了一整天，顏回都沒有提出問題。我們今天在聽師長講經，聽一個小時，我們觀察一下自己的狀態，每一句都入了心，「不違如愚」；還是我們邊聽可能產生「是這樣嗎？」有疑惑，甚至於會不會有不認同，這些心理的狀態只有我們自己知道。不能我們看了顏回這樣的表現，我們就裝一個不違如愚，「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」，這又是另外一個經句。孔子講話顏回是不違如愚，所以孔子教顏子愈教愈有興趣，師資道合很相應，孔子宣講不覺得疲憊。我們也不能裝個樣子，我們可以往顏回這樣的學習狀態去前進，但是現在我們有疑，就「心有疑，隨札記，就人問，求確義」。

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第一，好像上一節課我提早了十來分鐘，非常抱歉，記錯時間了。第二，好像有三位同學舉手，首先是沙同學問了問題，好像後面還有三位同學還沒有問。沙同學這個成德再補充一點，因為她有提到穿衣服的問題。不能刻意去穿名牌，華麗，但是也千萬不要穿得讓人家一看說，「哦喲，那個學傳統文化的人來了」。本來你們家裡地位、財富都算滿不錯的，你是在那個level（級別），那個社交圈。突然一學佛，穿個居士服去參加人家的宴會。不會一下子讓人家覺得鶴立雞群，這個比喻也不好，讓人家感覺好像有點很不一樣。聖賢人教我們要和光同塵，沒有教我們要很不一樣，這也是《論語》講的，無過無不及。我們很容易一學個東西就執著，就會太過，本來從不及就跳到太過；有的從太過一下就過不及，都走極端。比方以前管孩子管太嚴了，一下子，「好，我下決心了」，從管太嚴就啥都不管了。

我們從這些句子感受到顏回夫子對自己老師的信心。我們舉幾個佛門的例子，鍋漏匠，他對諦閑老法師很有信心，他不識字，沒

聽過經，那個信沒有絲毫懷疑，起的力量有多大！大家觀察一下，諦閑老法師拗不過他要出家的，說好，我答應你，可是你得聽我的。鍋漏匠說，我拜你為師，當然聽你的。那好，你出了家就不要在寺院裡了，我找個小廟，你就在那裡修就好了，你就念一句阿彌陀佛。接下來是重點，鍋漏匠有沒有問為什麼要念？鍋漏匠有沒有又說要念多久？我們現在老和尚一說要扎根，「要扎多久？一年可不可以？一年就好了吧？不能超過三年吧？」一大堆想法，也寫問題問老和尚，到底要扎多久？老和尚當時候是九十四歲，老和尚說，我到現在還在扎。大家有沒有觀察鍋漏匠對老師的態度？老師說啥幹啥，沒有其他的想法。老師沒什麼個人目的，就一個目的，快速成就學生。他一去念了三年，站著往生，功夫很高，一站來回三天。

還有一位，虛雲老法師的弟子具行法師，他也是不識字，都是打苦工的，後來景氣太差，自己就跑到虛雲老和尚的寺院去做工。後來全家人都來了，吃不上飯全家人都來。老和尚慈悲，都留他們在佛寺幫忙。這家人也很可貴，到最後全家幾代人一起出家了，一起在那修行。法師教他念佛，他就一句佛號念到底，最後用自己的三昧真火把自己化掉了，化成灰炭。那念佛的功夫到什麼程度了，連虛雲老法師都讚歎不如他。

包含六祖惠能大師，真的都是完全信任老師，叫他去舂米，叫他去砍柴，他二話不說。而且這個妙，妙在哪？砍柴是他的老本行，幹最熟的事不起心不動念。海賢老和尚耕田，他也一門深入耕田，在工作當中練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這叫修行。師長老人家一生講經，有提到說「有人說他是愛講經的法師」，師長笑著說。人家這麼批評他，一點都不生氣。老人家說，我是透過講經來調伏自己的妄念。克念作聖，哪個方法最得力，最能不起心、

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這是適合自己的修法。當然另外一個層面，師長也是為了效法釋迦牟尼佛教學為先，講經不中斷。孔子也是誨人不倦。

不知道諸位同學有沒有自己感受感受過，一天不聽經，狀態有沒有比較不一樣？三天假如不聽經，念頭還伏不伏得住？這些都要自己去感悟，你才會更覺得古人講得對，「三日不讀書，面目可憎」。師長說，釋迦牟尼佛的僧團假如一段時間不講經也會亂，也會是非人我，不薰習，正念伏不住。團體要六和敬，六和敬要見和同解。怎麼見和同解？每天要一起聽經薰習。

大家要了解，萬法因緣所生，有沒有一法離開了因緣？沒有。這句話我們都懂，萬法因緣所生，請問我們有沒有用上？用上叫解行相應。比方說，怎麼用上？特別珍惜因緣，因為因緣所生，要聚這麼多緣不容易不容易。今天我們到百貨公司前那一條馬路上，要找到一位發願弘揚漢學的人，你很難找到，結果我們現在聚了七十幾個人在這裡，不容易，而且我們這一聚老中青三代都有，包含可能現在旁聽裡面還有大家的父母，甚至爺爺奶奶都有可能，幾代人。包含我們這個班上有幾位同學，他們是從廬江一直護持傳統文化到現在。他們到廬江的時候比你們年輕，王同學到廬江的時候畢業證好像還沒拿到。王同學，你到廬江的時候畢業證拿到了沒有？

王同學：報告老師，還沒拿到。

成德法師：對，我現在五十歲了，有時候不敢講得太絕對，怕自己記錯。他畢業證還沒拿到，他學醫的。我膽子很大，給他扎針，我看他拿著針在抖，應該是我抖，不是他抖。我不能這麼講。我很能理解他為什麼抖，因為我虛名太大，出了點什麼閃失對他來講會壓力比較大。一下子幾年都過去了？十四五年就過去了，很快的。我們班上有很多算是傳統文化的老革命，跟諸位初發心菩薩一起

學習，對於我們來講很受刺激，很能回想起自己當初初發心的狀況，我們是互相促進。當然，他們能走下來十幾年也有他們的堅持，也有他們的可貴之處。就是在這樣的因緣，才可以互相相觀而善，所以不容易。

我們有沒有形成一接觸任何境緣都能觀察到因緣？而且因緣一直在變，二十年前弘法的因緣跟二十年後一不一樣？不一樣。以前弘法，弘法的人要開悟，護法的人是弘法退休下來的人。而且護法是佛，弘法的是菩薩，護法的難度更高。以前弘法的人要開悟，護法的人要很有經驗，是弘法退休的，這樣要弘法都不簡單。現在因緣不同了，弘法的人也不是從小學，甚至習氣還伏不住。當時候李炳南老師請師長去參加弘法培訓班，師長說，我是來學習佛法的，我不學講經，下錯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。

諸位同學，你們膽子很大，下錯一個字轉語都墮五百世野狐身，你們還要弘揚漢學，值得人家尊重。有沒有人聽了這句話之後一直都挺有擔心的？擔心是煩惱，身有所憂患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懼不得其正。請問，祖師給我們說下錯一個字轉語墮五百世野狐身，是不是為了要嚇我們？我們聽了之後產生擔憂是不是他們的目的？都不是，他們是來護念成就我們的，結果我們怎麼產生擔憂？所以要善學。

善知識對我們最大的幫助是什麼？諸位同學，假如你聽到師長說善知識對我們最大的幫助，接下來這句話你會不會忘記？不會。昨天師長有講了這句話，大家還記得下一句嗎？我聽了幾年之後才聽到這一句，所以大家的善根都比我厚，這句最重要的話我居然聽了幾年之後才突然震驚，這麼重要的話我怎麼沒有重視起來？對我們最大的幫助，幫助我們放下憂慮、牽掛、分別、執著，這是善知識對我們最大的幫助。而不是幫助我懂點道理，幫助我解決一些疑



惑，幫助我們放下心中的煩惱，我們才能夠恢復自性，才能夠清淨心生智慧，是幫我們放下的。

所以假如我們聽了師長哪一段教誨之後產生憂慮、恐懼，那是理解錯了老人家的意思。因緣變化那麼多，難度愈來愈高，會不會擔心？師長曾經跟我們說，我們這一代人弘法的難度比他老人家難十倍、百倍都不止。諸位同學，你們聽了之後還敢來報漢學院，真是I服you，我服了你們。你們要動態觀察，諸位同學是成德的下一輩，我虛長你們一輩，你們的父母有可能年紀還比我小，請問你們的難度是幾倍？我好像有一點要嚇人的嫌疑。

大家要知道，有佛法就有辦法，事事無礙，入華嚴無礙法界，這是我們要跟師長學習的地方。他老人家在什麼時候提升最快？在世間人覺得接受不了的逆境惡緣裡，一般的人是墮落，他是快速提升。境緣無好醜，是我們會不會修。不會修，遇到歌利王火燒功德林，我跟你拼了，我下輩子做鬼也要來找你，火燒功德林。忍辱仙人遇到這個境緣會修行，忍辱波羅蜜成就了，沒有瞋恚；持戒波羅蜜成就了，沒有報復。歌利王幫助他提早成佛，本來是在彌勒佛後面的，結果提早成佛。所以假如我們現在對哪個人、哪個事還有埋怨、還有情緒，要趕快轉，一轉煩惱就變菩提，危機就變轉機。聖狂之分在乎一念，我們一入佛門叫三皈依，要皈依自性覺正淨，念頭要跟覺正淨相應，不能跟迷邪染相應。

既然有佛法就有辦法，那我們要開出配套措施，內的煩惱比古人多，外的誘惑又不知道多多少倍，再沒有配套措施，那走出去是古來征戰幾人回。弘法配套是什麼？teamwork（團隊合作），不能單打獨鬥，依眾靠眾。你不能一年輕一出來講課就在鮮花掌聲當中，擋不了的。講完課趕快走。人家有問題怎麼辦？問題寫上來，都是配套。你直接去接眾，像師長老人家早年培養的學生，很多打

算要一生弘法，最後出去弘法就被度走了，可能去遇到像阿難遇到的那個摩登伽女，跟他七世夫妻，又沒有佛陀用楞嚴咒來給他解圍，沒有那樣的福報因緣。所以配套很重要，要依眾靠眾，而且講經要有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的態度，不能急於發揮，要複小座，培養耐性、培養恭敬、培養謙卑。

護法也很難，護法的配套薰習不能中斷，一不薰習就隨著自己的習慣去做事情，做著做著就陷在事裡面了，做事是為了修行，是為了修行而做事，不是為了做事而做事。我們為了做事而做事，每次都「終於做完了」、「好不容易做完了」。為了修行而做事，事情一做完法喜充滿，經一事長一智，不會常常嘆一口氣，「終於完了」。

我剛好有跟團隊的人交流，我們怎麼弘怎麼護，在這個時代。結果他一聽回去就安排護法每天都要聽經，工作人員每天聽經，結果他不聽，叫別人聽。所以我現在都不大敢講話，我很怕害了別人，我不殺伯仁，伯仁卻因我而死。因為我們跟這個人講了，他的心態假如不對，他去做的時候會造成反效果，他一回去，「對，成德法師說的，就是要薰習，一天都不能停」，然後就逼著他們聽，自己沒到。這些同仁邊聽邊在發牢騷，就叫我們聽，自己也不帶頭。講話不容易，對象的心境到什麼程度、因緣到什麼，你得判斷判斷，什麼時候才是講話的時機點。我也得經一事長一智，不然害了不少人。

我們再看，上一次也提到了，學習的態度主動請教。子貢表很好的法，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當下我們要回到自己身上，我們有沒有主動請教過？「有，我有」，一次兩次還是心有疑隨札記？不能知少為足，「有有有，我有問過」，那也有不問的時候。就人問，求確義。有時

候還會有一個說法，我怕成德法師太忙了。這很善良，都為成德著想，但是有沒有夾雜自己不好問的習慣在裡面？

我們現在因為教理懂多了，很容易合法掩護非法。比方說，我都是為他好，我都是為了愛護他，這句合不合法？掩護了什麼？掩護了控制的念頭、要求的念頭，最後就搞成愛你沒商量，被你愛的人壓力很大。這不簡單，真的要設身處地，而不是都是以自己的角度看法。比方送人家遠行，自己想那我給他送一些炸的東西，這比較不會壞，這樣帶去比較方便。旅途勞頓的時候腸胃功能比較沒那麼強，你要帶一些好消化的，你不能自己想。假如你送的這個人本身腸胃本來就弱，這些你都要考慮到。照顧人是一門學問，念念為他人著想是世間第一等學問。

合法掩護非法反而是學愈久的人愈容易犯，因為剛開始學道理還不是懂很多。比方隨緣隨緣，自己想退縮逃避還搬一句這麼高的境界，菩薩才能隨緣妙用，我們那麼容易就隨緣隨緣，想逃避還講得這麼好聽。隨緣是什麼？不攀緣也不逃避叫隨緣，不過。攀緣是過了，逃避是不及，不敢勇於承擔。

我們有沒有主動發問，有沒有養成一個習慣，一有疑記下來有機會就問，就人問，求確義，不然《弟子規》什麼時候落實？每一句經文都有很多學處，學孔子、學子貢、學相關的人，正面的、反面的都是學處，這樣學一句話不是一個點、不是一個線，學一句話就是一個立體的，怎麼做人、怎麼做事、怎麼求學。要善請教、善問。

再來，我們看「先進第十一」，二十三句，「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吾以女為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「畏」是指被圍困，在匡地被圍困。雖然脫險了，但是子弟都失散了。顏回是最後到的，孔子看到的時候太高興了，脫口而出，我以為你死了。人

太高興的時候會剛好講反義，但是他那個表情是很驚喜的。當然孔子也相信顏回不會死的，顏回也知道孔子不會死，因為顏回知道中華文明的道統是要由他老師承傳下去的，他也能感覺到老師的這種使命。孔子，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。孔子遇到幾次生命危險他都不擔憂，上天要把道統傳下去，任何人都傷不了我。顏回很清楚夫子之志，很清楚夫子對於國家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性。

諸位家人，我們清不清楚老人家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性？這句對我們也很有啟示，這句就告訴我們，以師志為己志的弟子在每個當下都跟老師同台演出，刪詩書、定禮樂，闡明易道，誰有沒有在旁邊？顏回有沒有在旁邊？當然有。

老人家生前我們要跟他同台演出，讓家人朋友在自己身上看到老人家的教法。他老人家圓寂之後，我們的弟子更將他的教法發揚光大，更將他救世的理念弘揚開來。宗教與宗教平等對待、和睦相處，種族與種族平等對待、和睦相處。這一點成德到了歐美很有感觸，一個家庭裡面就存在這些關係，不同宗教。華人嫁給英國人、嫁給加拿大人、嫁給德國人，在她的家庭裡面有沒有宗教跟宗教、種族跟種族、國家跟國家？有；政黨與政黨？有。有一些地區很怕遇到選舉，有沒有？政黨不同，都吵到電視都把它給砸掉了。老人家這些理念對於現在的家庭、團體、國與國、宗教與宗教都是關鍵性的指導方向，要靠我們弟子繼續承傳。

師長發願學釋迦牟尼佛，大家想一想，佛涅槃之後，他的教法怎麼傳開來的？弟子們去弘傳，成就了至今三千年佛陀教育的教化。沒有弟子配合能傳承嗎？能推展利益更多眾生嗎？我們想一想，印光祖師的教誨現在還不斷在影響著這個時代的人。我們前一二個月還在學習《天下太平之根本》，是印光祖師在《文鈔》當中談到

家庭教育的部分。為什麼印祖的教誨還在影響我們？是當時候他身邊的弟子知道老人家是三百年來第一高僧，將他的「文鈔」編成全集，假如弟子沒有做這個動作，那他利益眾生就會受限，甚至會斷。所以我們要接著師長的棒，要還佛教清白，它不是迷信，它不是宗教，它是至善圓滿的教育。包含老人家的願，希望中華文明利益全世界，真是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要學師長首先要能感受到他的心量，我們不跟老人家的量同頻共振，聽他的話會聽錯，心境差別很大容不容易聽錯話？

這一句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顏回跟夫子心心相應，這都是我們的學處。《論語》每一句拉到我們現前來，都跟我們息息相關。

下一句也是「先進第十一」中的，第十一句，「子曰：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顏回去世了，安排他的喪禮，句子前面是講到「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不可。門人厚葬之」。這裡提醒我們，聽老師的話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孔子都說不可了，還是厚葬。

我們往往在一些境界當中，先提起自己習慣的想法或者習慣的感受，不容易提起老師的教誨。聽不聽話不是嘴上講的，要具體看有沒有在境界當中能照著老師的教誨去做。我遇到同修，「我夢到師長好多次」，甚至於拿著他跟師長的照片來給我看。但是我仔細觀察他，真正遇到境界還是隨他的習慣做事情。那都是情感很重，不是真正用理智在學習。

雖然沒有聽孔子的話，但孔子也沒有強求，他也只能隨緣，他也沒有控制。大家不聽他的他也隨順因緣，恆順眾生。所以才感嘆，顏回視我如父親，但我不能視猶子，因為畢竟顏路才是他的父親，是顏路做主。顏子家貧，又沒有出來當官，厚葬不合禮，所以孔子說不可是愛人以德，要守禮。愛人以德，可是我們感情一起來就

會愛人以姑息。為什麼慈母多敗子？慈悲孩子為什麼還出敗家子？感情用事，姑息他，他的一些問題也不給自己的丈夫講，愛他，但是變成溺愛。愛人要以德。曾子要去世了，他的僕人突然發現，夫子，你那個床蓆不符合禮制。好像是季孫氏送的，太高檔了。曾子馬上說，趕快幫我換掉。但是他已經臨終了，他兩個孩子不肯。曾子感嘆，你們還比不上他愛我。君子愛人以德，是成全我的道德；小人愛人以姑息，感情用事。

還是因為顏路做主，沒有聽孔子的話，因為畢竟不是父子。但是師徒如父子，也是從《論語》來的。而且我們可以感受到，孔子面對這樣的境界他沒有責怪，他還語氣很抱歉，而且責備自己的學生。「春秋筆法」是責備賢人，這都是言語厚道，明明是顏路沒有按照禮制，但是不責備他人，學生是自己人。

在密宗師徒關係我聽過兩個說法，一個說要互相觀察三年，有一個說法要十二年。其實挺有道理的，因為這個關係是要成就道業的，對於學生來講他要成就道業，對於老師來講他要傳承道統，這樣的因緣不能隨隨便便的。真正拜師了，一日為師終身為父，而且老師帶學生不容易。孔子他得注意觀察，子路好像觀察我觀察錯了，以為我是博聞強記，還得點他。有一次師長老人家在講經的時候說，我年紀大了，我想收一下學生來帶，我只能帶五個人。因為時間精力有限，這個關係是可遇不可求。

接下來我們看善學，善學要掌握綱領，夫子有很多句子都是掌握綱領的。「學而第一」第六句：「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一個聖賢學子必須學的七個綱領，而且一開始就是孝、悌、謹、信、愛眾、親仁、餘力學文。我們假如學習感覺好像遇到境界不知道提起什麼教誨，那很可能我們在學習沒有掌握到綱領，因為綱舉目就張。

曾子為什麼能以魯鈍的材質最後承傳道統？這我們也要會觀察，因為他掌握綱領。「子曰：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：唯。子出。」旁邊的同學都不是很能理解，「門人問曰：何謂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他掌握了夫子教學的綱領，忠恕。忠恕違道不遠。整個道統學它的目的是什麼？恢復明德、恢復真心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但怎麼下手？用忠恕的存心跟道就相應了，違道不遠，嚴以律己、寬以待人。

我們觀察曾子，「泰伯第八」，好像曾子的句子連續有五句，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，而不可奪」，就曾子那種心量胸懷。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，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」，仁以為己任，任何人不能得到我的恩惠，覺得是自己的羞恥，仁以為己任。我們古聖先王都是這樣的心境，伊尹一代賢相，於人民不能得利、不能得到他的恩澤，他都覺得是他的恥辱。我們看堯帝，「存心於天下，加志於窮民」，看到有一個人飢，是我害他挨餓的；有一個人受寒，是我讓他受寒的；有一個人犯罪，是我沒好好把他教好。那個心境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，他能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

其實這都是真心的流露，我們可不能著在相上說，他是天子，好像跟我沒關係。他是在天子位，他的真心流出來，我們今天在我們的本分角色，比方說當父母、當領導，今天真的視自己的下屬如同手足一樣，下屬一錯人家在指責，你會過去，「對不起對不起，是我沒帶好」，你很自然就出來了。有些人比較自私的，看到自己的下屬被罵，過來跟著人家一起罵自己的下屬，那你下屬的心不都受傷了？視如己出。

我們看曾子是怎麼受持孔老夫子的教誨的，他臨終的時候把弟子找過來，看看我的腳、看看我的手。因為有一個同修他很愛護我

，他說你有一次念錯了，你念看看我的手、看看我的腳，應該是要看看我的腳、看看我的手。不一樣的，為什麼？從腳看再往上看到手代表什麼？神識從上面出去了。假如看看手再看看腳，這神識是往下下去的。我說挺有道理的，作佛是從頂門出去的，墮地獄是從腳跟墮下去的。你最後一口氣在哪裡可能就是你去哪一道。我們看到連要臨終都抓住機會教育，這就是曾子的心境，時時把傳承道統放在心上，時時都在教學。

然後他談到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，夫子教導他，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」，他落實很徹底，到臨終的時候他把他的心境說出來了，受持每一句教誨警覺性很高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不能隨順自己的習氣，要隨順孔子的教誨。子路，衛國內亂，他衝進去，結果就被殺害了，臨終前他還把自己的帽子戴好，因為他在臨終的時候還想著冠要正。這些聖哲人這一念心真的是令我們敬佩，在面對生命危險都不願意違背夫子給他的教導。《論語》裡面其實都有曾子的心境，我們都可以去感受。

再來，善學之外，我們對待老師也要懂得權變。孝順父母要會權變，恭敬老師也要會權變。「衛靈公第十五」第三十六句說，「子曰：當仁不讓於師。」這是屬於特殊狀況，行仁之事很緊急，你不能說等老師來了我再做，這個讓就有點死板。當然這一句也是勉勵我們勇於行仁、行善。這都是懂得權變。

像曾子，「參也魯」，在權變上還是孔子點化他的。因為曾子有一次幫他父親耕田，不小心把一個瓜的根給刨掉了，他父親很生氣，剛好手上拿著農具，啪就給他打下去，他就昏了。昏過去以後醒過來，怕他父親太擔心還去彈琴。還能彈琴，父親就沒有那麼擔心。結果孔子知道這個事就說，曾子不是我的學生。後來曾子一聽



到趕緊請人家去請教，孔子說，忘了我跟你們說過了嗎？舜王，父母要害他的時候他就不見了，父母需要他的時候他就出現了。大杖則走、小杖則受，那麼大的棍子把你打死了，你不是陷父母於不義嗎？學問都有通權達變，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，孝道也要權變的。

「子曰：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這句期許我們要往通權達變不斷提升。但是也要先明理，先共學，共學完適道就是去做出來，做的過程當中會遇到很多境界能夠屹立不搖，能夠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

我是不是自己講得太高興了，念了那麼多句子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雲裡霧裡的。我看大家的表情可能被我講得有點雲裡霧裡的，還是你們已經陷入跟曾子這些聖哲人神交的狀態了？

對不起，我講到這裡有沒有聽不明白的？李同學有請。

李同學：老師好。

成德法師：你好。

李同學：學生前面聽到您講「春秋筆法」裡面責備賢人，沒太懂，請老師指導。

成德法師：這就是言語的厚道，隱人家的惡，罵自己的學生，罵自己的人。比方說季康子做錯了，他罵子路。你在人家那裡當官，你怎麼沒有好好勸他？但是又要把錯誤能夠講清楚，這對後世的交代。看師長老人家講經，面對自己這些出家的學生，因為一般常隨是出家眾多。師長說，佛法衰敗就是我們出家人的責任，不能怪別人。這些心境我們都要會去體會。

李同學，這樣能理解嗎？

李同學：可以的，老師，感恩老師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。鄧同學有請。

鄧同學：老師好。

成德法師：你好。

鄧同學：不好意思老師，應該是學生聽課不認真，您講到孔老夫子責備自己學生這一段之後，講到說我們觀察老師不能觀察錯了。然後您就講到，師長有一次講年紀大了，想收五個學生，講到這裡之後好像就沒講，學生就沒大能體會這個例子它是有一個什麼含義。能不能請您再給學生解釋一下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

成德法師：可以，但是說觀察錯了不是接到這裡來吧。觀察錯了，應該也有，我剛剛有舉觀察錯的例子嗎？

鄧同學：老師，學生好像聽到您說觀察錯了之後，就是舉收五個學生的例子，學生聽的是這樣，可能是學生聽得不夠仔細。

成德法師：我自己的印象是說，我講收五個學生就是說師徒的緣是很難得的。密宗裡面有幾個說法，有的說三年，有的說十二年，人的時間精力有限。師長說，跟我十幾年、二十幾年，在財色名利面前過不了關，但那都花了多少心血。

觀察錯，給大家舉個例子。大家有沒有注意到，你講一個理不講一個例子不行，比較不容易體會。對不起，我補一個例子。有同修要去請教師長問題，要去請教就遇到身邊的人就說，你去見師長做什麼？他說我要去問師長什麼什麼問題。他說你別問了，師長都是好好好、好好好，就叫人家別去問。他觀察得對不對？真的，我看到師父都說好好好，他觀察得太表淺，他沒有深入去觀察師長對哪些人都是好好好。成德去問師父問題，師父從來沒有跟我說好好好。當然我們都是匯報事情，具體現在遇到啥狀況你給他講具體，師父一定指導你。

舉一個例子，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父親生重病，癌症，這個女孩在澳洲，去跟師父說，師父我現在情況是這樣。師父直截了當說

，妳趕快回去，好好念佛。都有具體指導，趕快回去是什麼？百善孝為先；好好念佛是什麼？念佛消業障力量最大，萬德洪名，能滅眾罪。結果她真依教奉行，她父親的病情就好轉，佛號功德不可思議。

他沒有觀察深入，師長對哪些人說好好好？就是都是自己的意思假裝去問他的，阻止你你又會不高興的。你真請教，師父沒有不指導的。像李老師拿著企畫案去請教師父，師父哪有說好好好？師父一接過來看了三天，看完之後哪些點要注意什麼寫上去。這是胡小林老師講課的時候說出來的，因為他跟師父住一起，我們還沒看到這一幕。師父真的是禮敬人、事、物，對事情非常恭敬，怎麼會是說好好好而已？這是說你觀察錯了就麻煩。

一開始，好像腦子裡又有好幾個例子，再舉個例子。這些念頭起來就會對老師懷疑，面對一個這麼好的老師你就當面錯過。起個什麼念頭？師父都不講人。他講這話的時候覺得師父不講人對不對？都是你對，都沒有去觀察師父不講人的考慮在哪，師父真的每一個人都不講嗎？人還是容易相信自己的意思，自己很相信自己的意思，慢慢慢慢對良師益友那個感覺就不一樣。其實不是別人變了，我們自己的心態變了。

我們要觀察，首先，師父為什麼不輕易講人？因為現在的人講不得，面子很重。大部分在講經的時候講，講經的時候講，不接受的人、不反觀的人沒有得罪他，肯學的人他就受益了。肯學的人，「師父都是講給我聽的」，就點到他了。有時候我們有機會進攝影棚，師長講到哪一段，然後頭轉過來笑著看看我們，這我們還看不懂就太鈍了。

再來，你真正請教，師父都點。比方我記得我在蘭彼得，有一天我說蘭彼得的天氣不是很好，結果老人家看著我說，相由心生。

當面就點我，怎麼會沒有點我？又有一次，師長在極樂寺把我們全部幹部、出家人都招進來，一條龍很重要，給我們講了快一個小時。講完大家在那裡收椅子，我的性格比較容易激動，我就到師長的跟前，我說，師父，弟子願意承擔。師長說，不是你承擔，是佛菩薩祖先承擔，你把心用對就好了。這是不是直接指導？不能往自己臉上貼金，這麼大的事都是佛菩薩祖先來承擔的。不過我聽了這句話之後，我的肩膀比較沒有那麼硬了，壓力沒有那麼大了。而且更輕鬆，為什麼？不複雜，我只要把我的心念管好，用對就好，一點都不複雜。我們會有很多煩惱是把事想太複雜了，自己的心管好，我的家、我的團體是我的依報，就隨著我每一個對的心念慢慢轉變好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

好，時間到了，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我每天都有欠人家，上一節課欠三個人，這一節課好像剛剛又有人舉手，我明天一併，明天禮拜天，那還要加一天利息，我們禮拜一再一併來探討清楚。

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